

滇事拾遺卷二目錄

氣候

太白星

緯度

金蝦墓

劉唐譎諫吳三桂

夾江兄弟

那馬

史雲州

疊水河觀瀑樓記

六賢祠碑

朱寅仲

錢澧

曹學

芳勛支

毒泉碑

高

分水崖

六月二十四年節

劉緹

麼些

古宗

谷西阿奏疏

遊鳴足山記

王玉如

白丁

八面觀音

張含

乳湯

薛火觀

甘文焜

纂寶子碑二

石虬亭記

板橋驛

寶石翡翠翠文石

三世四翰林

土司妻

姜瑤

西洋記

活佛

土產

白鳥

竹譜

穆真

點蒼山花

晉建寧太守纂寶子碑一

纂龍顏碑

石城碑跋

苗俗

塑匠

池公廟碑

大理

劉梅塢

亂定大疫

麗江土知府

楊升菴逸詞

牂牁

獐獐

龔檢討

儂智高冢

金葉表

趙良棟

勞崇光

李中丞

封翁政績

滇中地勢

大理即佛國

水車

雷彩霞

通海鍛

徐雲笈

劉韞齋二則

王礎臣

仙草

鮑魚

陳炯齋

乩詩

愛錢道人傳

圓圓傳

段皆山

王青池

馬悔齋

劉璿八分

送耳來

趙忠懋

易隆珠蟹

農部瑣錄

兩頭鹿

百祿圖

昆明四草堂

雲南劉按察使

氣候

自平壤而上過滇南省城歷大理永昌騰越地益高氣益熱四時草木不凋花果皆先期一兩月或兩三月至期復有之如桃李秋冬吐萼腊月間花實並見及春爛熳如故諸草皆然之邊城屬邑瘴癘伤人未嘗不因氣熱之故有舒無斂也余九月抵任具詞致告矣廟見廟中蜀葵與木穉並開以為甚異及至館舍則薔薇木香錦葵等花俱發是月抵省後則建蘭水仙茉莉及紅梅桃李同時爛然萬里之外物候之奇觸目駭馬心矣如斯矣

毒泉碑

嵩明州塔山其石自麓至頂累之俱青銹色天台萬馬渡不及也前行有毒泉碑相傳有奇樹生於此名曰白鶴香每歲花時各山毒蛇鴟鳥皆集樹下泉流其旁人飲輒死今樹已伐行者猶相戒焉

太白星

馮時可滇南紀事云滇中日月星辰視他處較大余至此見太白一星光芒輪廓果覺有異

高

計江南鎮江府逆流而上歷金楚沅沅江至鎮遠水勢如建瓴則黔首已在較高处又從鎮遠至滇南所過萬山皆拾級而上間有下坡然較之上坡十不及二三及至貴州平壤望如在釜底向之所歷諸峯參天蔽日者皆俯而視之則滇之高更不待言矣

緯度

夜觀北斗訝其甚低今考北京北極出地四十度江南北極出地三十二度云南北極出地二十四度則北斗之低也厚矣地高則風勁故曰貴州無日不雨云南無日不風多揚沙拔木然風每從西南來向未解其故謹識之以問識者

分水崖

滇洱海葉榆水一名西洱河朱崖有分水崖伊如斧划漁人謂自崖下分水為兩界南為河北為海鹹淡不異河魚不入海海

魚不入河游至此則返魚族矣頗多視他水所產更美冬鯽甲于諸郡魏武帝四時食製曰滇池鯽魚至冬極美海首有石穴八九月產油魚人謂水鹹故肥河尾產細鱗魚皆魚族之至美八月望夜洱海正中有珊瑚樹云海面漁人往之見之世傳入海龍獻室內典云珊瑚撐月此事外事不可以意見度其有無也冬月海風水面起火高數丈莫知其故易象曰澤中有火革海賦云陰火潛然豈其事歟

金蝦蟆

雲南安寧州城外有曹溪寺殿左右各有一泉西泉稍大水溢城底湧出泉上闊七八尺長丈許深不及尺有小龍王祠泉口蓄龍頭泉後龍口潰出潮至則水湧過龍首溢溢流注每日或三次謂之聖水三潮然亦有日不至或一二日至者水中有金蝦蟆時之云游過客見之以為佳端寺對河有湯楊用修題為天下第一溫泉也

六月二十四年節

雲南馬龍州六月二十四為年節是晚婦女俱粧粧燃炬照屋謂之照歲焜耀如同白日大家小戶俱盛陳酒饌合家歡樂名為過年

以上見說
東還紀程

劉唐譎諫吳三桂

劉唐譎諫生也與吳三桂相友善幼同學長同遊一日飲於三桂家中酒半酣三桂顧其侍者曰而速台我美人來蓋指嬖妾陳園圓也唐故作失驚起辭三桂挽留之唐曰美人原是胭脂席之至安得不驚三桂知其譎諫而不能聽甲申闖臨京師奪園圓三桂卒以嬖妾故與闖爭林第之私決誓致死於賊於國以亡噫嘻美人真可畏哉按園圓金牛里人姓陳氏父業鷺閩俗呼陳貨郎崇禎初為田賦晚歌妓後以贈三桂甲申之變園圓由京師闖遣人招三桂三桂猶豫既而知園圓為闖所誘遂決意請討吳梅村園圓曲為衝冠一怒為紅顏者此也三桂鎮雲南叩園圓宗黨謬以陳玉汝對乃使人以千金致之玉汝笑曰吾明時孝廉豈為人寵姬叔父耶謝不往陳貨郎至三桂宴之曲房持玉盃成粟墜地園圓內慚厚其賜歸之

劉綏

刘綬字省吾少豪縱軀貌雄偉眉宇若神能用鉄鍬刀重百二十斤馬上輪轉如飛時稱刘大刀裝束臨陣神彩忽變如俗所画吳壯繆像自結髮從戎所著戰功甚多而其平隴川木邦蠻蕃孟密諸夷直抵緬都阿瓦受緬王莽瑞侻之降尤为第一偉勳綬平定緬甸後凱旋大會文武於永昌宴集賦詩以屬綬意謂其不能也綬吮筆而輒書曰但習干戈未習詞諸公席上命笛題琼林宴會君先到美塞烽煙我独知剪髮接韉牽戰馬折衣抽线补征旗貔貅百万臨城下誰問先生一首詩一坐皆驚後綬由騰越調遼东与清兵戰陣亡世傳其死時犹著彤天干滅之異也

夾江兄弟

夾江举人王运升与弟运洵以文章气节相砥礪崇禎末运升挈弟来官永昌推官值鼎革無兵不能任戰守人情洵懼咸以降請运升誓不屈握符命自縊死运洵曰吾素师吾兄既为国死节已成仁矣吾忍負兄地下乎亦投滄江而死人哀而葬之題曰夾江兄弟之墓昆明王思訓夾江二士歌曰錦江水何濤々走萬里入蘭津蘭津杆羅些突遭鬼禪

过毒焰能逢山触石無不破誰能櫻其鋒震声犯坎珂王生兄弟魚鳧來徒手扶天恐其墮兄握金騰符雄怀視虜如嬰奴家無羅兜噬銅馬裂冠怒髮空拳呼詈虜投環畢臣志身騎箕尾遊天衢厥弟书生可勿死不忘夷也西山孤杜蘅薜芷埋蜀客梁鴻長伴要离側巋然双塚峙江濤月明时聽墳麓音夾江高寒杳歸計夜夜猿啼抬望帝又有三忠墓詩为吊保山城东北高山官坡明鼎革时死国者茲附錄天柱西傾日欲黑破碎金城不啷尺乱离荒道勢莫支寸鉄何人持拒賊金齒慘寂杀气横虎畫入城肆威逼大夫抱篆哭向天皆裂髮指憾盡力血战不可守不能惟有一死扶君父双忠遥结潞江魂孝廉凜々偕殉国当日承恩感儒服奋臂几人誓馬草守土義当不顧身誰肯轻身埋異城三人慷慨成一心身落南荒心向北至今合墓起悲風三百年間增杜色

以上見雜野錄

宏些

宏些即唐书所載宏些兵是也元籍丽江明土知府木氏攻取吐番元村康普葉枝其宗喇普地屠其民徙廢些戎之後漸蕃衍倚山

而居覆板为屋檐僅容人自建設以來男皆剃头辮髮不冠多以青布纏头衣盤領白縐不襲不襲棉布袴不掩膝如髻向前頂束布勒若菱角耳環组如藤綴如龍眼果銅銀为之視家貧富衣白褐青緣及脐为度以裙为裳盖膝为度不著袴裏臙屐以花布帶束之女红之类皆不能習男如老幼率喜佩刀为饰不爱黼泽衣至敝不漉数日不沐经年不浴冬不重衣雪亦跣足严寒则覆背以羊皮或以白毡近年间有著履屨屨者头目过华衣冠而妇粧不改裙长及膝亦其旧製以别有民也多畜马牛羊及琵琶猪为富头目倍蓄之冬日屠豕去骨足醢令如琵琶形故云二三百户或百餘户或数十户一头目建設时地大户繁者为土千总把总为头人次为乡约次为火头皆各子其民子继弟及世守莫易称为木瓜犹华言官也对之称为那哈犹华言主也所属庶些見皆跪拜奉物及对则屈一膝訟亦赴懇有不率头目鞭笞之农时助头目又三日谷将熟取其青者蒸而舂脱粟曰扁米家献二三升腊奉鸡米元日头目以酒饭劳之火头見头人土官则拜而侍坐火头又头人之所属也賓主为礼俯首以手抚胸久不見

及节序則交拜父母在子有徃旬日必告必面出返必拜俎高一尺鋪毡踞坐貧則以蓆以草茵迎客者不过三酒一盃餽客携去臥無衾茵夜則攢薪置火各携蓆藁袒裸环睡反側而烘其腹背虽盛夏亦然富能有衾枕毡褥之类而亦置火於側露其上身烘之有字跡專象形人則圈人物則圈物以为书契無姓氏以祖名末一字父名末一字加一字为名遞承而下以誌親疏娶以牛羊為聘头目家并用馬均至十数人死無喪服棺以竹蓆为底盡懸死者衣於柩側而陳設所有琵琶猪头目家喪則屠羊豕所属公些吊皆飯之死無論貴賤三日後昇至山厝新灌酥焚而棄其骨取炭一寸瘞之每六月五日則祭於瘞炭所迺神於家灸小豕祭焉三年后不復祭其人悉性情而淫敬佛信鬼而不善於治生然樸愚易治河千山麓可耕之土多而不墾蔬圃果木之利而不興喜猎而愛犬易三犊间則歌男女相悦之詞曰阿舍子詞悉比侏音商以哀彼此唱和徃徃奔合於山涧深林之中喇嘛之長至前头目率下少長男女礼拜視家所有佈施家貧虽釜俎之属取以奉之西藏大喇嘛至礼拜佈施益甚得其片楮隻字以数十金計貧者得其糞溲

奉之家中佛龕焚香而拜或伏於道左俟其过举其马尾以拭目谓可御
疫头目有三子必以一子为喇嘛则跪坐中庭父母皆拜病不医者延
其巫曰多巴讓祝皆福焚以酥酪未熟以半值预饗其半及熟则治衣
釀酒不計餐坐食之妻秋一月有飢而成三月而飢蔬食菜羹並日而
食習以为常而莫之改也自没流夜以乘俱极恭顺畏法读书识字者
者多有之补弟子员者四人中式武举者一人

那马

那马本民家则禁人也浪浪于翁皆有之地界兰州民家流入已莫能
考其时代亦多不能自记其姓以么些谓之那马遂以那马名之该言
实与民家无异男女衣服之饰杂用古宗么些之饰制而受制於么
些头人土友女婿而已妻子者出从夫妾之谓其妻贤而有色则人抬悦
之也妾三四子婿者夫尤喜之既嫁之後遂不许人近人与其女通父母
不知禁而不破令其先知知则杀其通者同堂兄弟之子女即互记死无
板置屍床於庭陈设死者衣冠家人哭不絶声姻娅吊於门外之外哭
夜而於五十步之外哭之於尸所以所携多酒灌尸口哭踊号哭而
拜邻人延而款以酒食五日後昇而葬之奠骨立墓岁时俱祭丧服
尤严五世後之族兄弟子媳姓之叔姪皆有服一时轻重之服俱遇则
先服其重者而补轻服於後其服卑而遇恒多故其人长年多
白衣冠也

古宗

古宗即吐番旧民也有二种皆无姓氏区域及其宗制皆以木氏屠未
尽者教系於么些之间谓之么些古宗奔子榻阿撒子者谓之真古
宗该言虽同俗性情迥别么些古宗大致同么些惟妇髻髻髻
万服用五寸横木於顶挽而束之耳环细小与么些古宗异真古宗以
土覆屋喜捣是近衢市者男剃头衣冠尚仍其旧僻远者男披
髻於肩冠以长毛羊皮染黄色为檐项缀红绿缨夏不改红绿
十字文绸为衣冬或羊裘不表皆盘领阔袖束带佩尺五寸鞘刀
於左腰间着茜红草靴或以文绸为之出入乘马爱驰骋藉鞞相
丽多饰以金银宝石妇髻髻下垂发珊瑚绿松石杂以为饰衣盖
腹万褶裙盖臙服俱采绸为之裙或以文绸或栗色布绸鞞单草

軟底不着袴履頂挂色石數珠富則三四串自肩斜繞腋下。一婦妝飾有值數百金者。土官頭目剃髮入城用華人衣冠。歸則易之。惟帽檐飾以織金錦。為別壘。山地種青稞。麥黍炒為麵。畜牛羊。取酥嗜茶。食則糞。跪於地。木豆盛麵。釜烹濃茶。入酥酪和炒麵。指搗而食之。曰。糞粑。餐止。奉火一團。延客置酒。盈室自酌。醉。牛羊肉及酥。食不盡。以衣裏去。食畢。手指膩。為楷於衣。無貴賤皆然。見聞錄西

史雲州

雲州右統登字倬雲。姓史氏。江蘇溧陽人也。少有大志。博覽書史。試順天挑膳。議叙布政使司經歷。分發雲南。乾隆六十年。署開化府文山縣事。雲南監官。苛刑抑死。民不堪命。詔在。各務事。傳云州蒞任。即弛其禁。釋獄中逋課者數百。人民以大治。閱三載。配監之。十七州縣。一日同變。乃改為商。以寬民依。文山。武也。未幾。苗匪起。貴州距文山尚數郡。云州察其形勢。必將闖入。而各鎮兵不可用。乃集吏役健者。得三百人。親教打鑢。期於三十步外。取人命。地而中。教甫成。而監匪蔓擾。廣南逼文山。鄰境之。卽此。又潛結文山。各寨。獯獯。約分。投。盡。起。

時嘉慶元年之四月也。云州謂不敵。卽北破賊於境外。別文山。獯獯。必不靖。遂授三百人。仗大刀一握。鐵鑢三十枚。身帥之。馳往。所當輒仆。收復前所失卡汛。以十數。廓清。卽北而云。貴。總督勒保。勅苗失利。被圍於貴州之黃草坪。月餘。雲南巡撫江南潤君往援。君率壯勇。馳至賊圍城。十數重。內外不相聞。君逆陣。以鑢去之。壯勇爭先。賊死如積。一日。遂奔潰。君念國。雖已解。而賊眾尚數。若入城。愈渴。總督則賊走遠。不相及。為慮甚巨。遂追奔三四百里。七接仗。殲賊至。乃返黃草坪。云州解圍。已後三日。監鎮以兵至。總督德之甚。比云州上謁。總督曰。若滇首。以文職。亦遠。來。我。耶。云州。陳。開。圍。狀。總督。怒。曰。圍。果。若。開。何。不。入。城。一見我。使。我。身。受。辱。欲。死。云州。曰。入。渴。則。賊。不。可。盡。麾下。遣。人。至。城外。及。七。次。接。仗。受。辱。賊。虜。仙。鑢。傷。者。則。是。文。山。縣。民。壯。所。奮。擊。若。刃。傷。清。行。冒。功。法。從。督。初。欲。重。劾。之。覆。勘。得。實。乃。已。而。巡。撫。聞。與。總。督。報。論。惟。懼。遂。饒。云州。自。有。經費。不。入。軍。需。枵。銷。以。故。虧。帑。至。二。萬。是。年。十月。委。董。理。臨。高。尉。之。蒙。自。躬。雖。壞。接。文。山。而。兩。城。相。距。三。百。里。蒞。蒙。未。一。月。交。趾。賊。目。儂。福。連。勾。結。廣。西。匪。賀。成。猿。甘。數。萬。

人入文山燒殺村庄佔存銅卡云州聞信正馬馳一晝夜入文山城次早領民
壯出勅生擒首逆並獲從目二百人銅卡悉復總督以為能事擢順寧
府云州仍留文山默誦解圍之功也三年文山大水云州開倉救災民
為滇省往來所無四年睿朝親政以初彭齡巡撫云南初公自矜廉
介好任術為明宗升化級有為兵家受去不測云州以署縣破賊土
人榜通衢曰急兵守城知縣打休急兵樹之初公詢急兵曰頗聞史
令不要錢果否急兵曰小錢然不要初公道以勸帑勅君士民聞信
立判知單贖云州之文武政績題曰天理良心設檀邑廟璫金至三萬
初公聞之甚悔以云州既完勸得留任似俸七千兩率耳環戒指手
鐲之類與可區遂立案貯庫為公項次年丁母憂疆吏倚重留不遣
云州言父母之喪惟金革無辟遂解任隨滇粵為行營而文山公項后
來者欲乾沒之紳耆請於上游建開陽書院及教以日感焉七年服
闋署丽江府維西通判片民恒乍緹為亂巢險固不可攻云州慮得
巢後巖壁斗阻大溪水峻急如箭君以篋戍指大鉅募善泅者繫長
繩於腰繩尾縲大鉅既渡溪則引鉅繫巖松對岸急引如乍橋

鉅套篋圈之下繫小板可坐以手板鉅標接登巖頂壯士三百人從之
賊不虞云州之至遂大驚亂云州既手擒逆首壯士拜命者其黨
悉就縛遂以藏事拜花翎之賜九年渴嘔血疾卒維西署年
四五十

各西阿奏疏

臣查滇南平鹽名區惟黑白琅三井最大行遍迤西南各府歷係恒
州縣及區隸不但課有制而支更資其餘潤辦公亦得均平完裕近則私
行加額加課任意短秤倒收腳价剝削太甚其加額之法係與井員
私煎及壓買灶戶伴鹽私派各州縣勒索繳課入己此與奉文代別
屬行銷者無干而各委支店發鹽任意短扣積弊成多額又浮至
大半有餘至收課時暗折以增十後增五更有民間有奉自運而志
數征收腳价者此外積弊者多其屬情形亦不一大約正鹽一信課
幾化作三信歸販戶銷者則販戶倒懸歸丁糧及烟戶銷者則貧民
擾累灶戶因支發薪奉平色狀扣以至支鹽時陸續支產
單丁受累尤甚民財止有此數得歸囊欠則歸公國課民財必至支

因此行鹽之弊也。到滇抽夫馬，歷條亦自佃戶與額設堡軍，惟欵差及督撫學政提鎮司道與本管府州縣通用，從每虛悞自大兵征緬甸，拾添派糧夫，設立公局，凡奉差過往，一律應付係專為軍務，而設凱旋之後，遂以征調為尋常，公局為利藪，一切過站者皆以公事假名，做情指一科十呼擾百端，若果有公出大差，則色串私派之夫，則至千多，或近萬，派馬則數百多，則三五千不等，凌虐奔奔，各情形難悉，盡言更復於作令絕虐之酸劑，其知軍務而功在糧上，普於者，遠近尤猛，又有不奉於文而私藉採買，朱各於作入已共，同濶展射，燒累難堪，此外某派名目不一，而是，雖有大吏示禁，是以具文相視，凡此皆為吏通同朦混，所為也。臣聞嘉慶二年，滇中百姓與州縣等鹽之友，初長隨書役及素管夫馬之局，之為未人，指怨根，復俱有痛不，忍言慘，不經聞，實跡且近者及迤西一帶，凡五千州縣，不約而同，咸也。者，從來未有之大，受雖經大吏出示曉諭，有累民，謫弊改，即為為等禁，免之，詔旋即解散，而後復，復另造拒門，傷人別事，入奏，京刻恭慶，民則分別正法，固亦足以彰國憲，而憐人心，但終未將此數項起衅，弊端，禁止，俾眾犯，是以而禍根仍

伏至今，夜吏怒不畏法，旋改旋復，巧取粟之，彼此猜怨，交言不，激養癰，至於何日，臣查夫馬採買，原有舊例，以白易，守無過，禁其沒局，濫派於作，私者與非軍務，永不許，從糧上科派，已足便民，其鹽斤，則每秤均有差，俾夜得，併可必，民得準，斤出，課是以，前只用鋪販，課並為衝，迤則迤西一帶，因販燒多，而取課欠，改派地糧，佃戶或大戶行銷法，逾改而取，逾多，不清其源，徒益擾累，至加額加課，例收賄，價則從來，再無數，無底止，自宜永禁，其有自運來銷，領腳作，其則納課，時即將此項和去，毋令倒，交如此，行之，自為妥善，若道，鹽亦可別有辦法，則在大吏相，机為畫，今我皇上，乾綱，整飭，大憲，已洽，內外肅清，臣惟有吁，息天慈，密飭，查禁，俾決，獎之，已革，其永遠，未任考立止，但得上下相安，民兩便，誠，近，派之，載，無疆之，福也。
以上見世臣奏

臺水河觀瀑樓記

騰越州之臺水河，蓋澗也。其地在城西門外二里，寶峯山水自赤土羅生，涉山東下流，為大盈江，至是崖忽斷，缺水懸，以下注于壑，凡石有餘尺，

四神

人土圍圍聞其声自然肃然若駢車若奔霆稍近渡石梁沫隨風著衣
袂及面若散絲若霖雨登迥而視之多巖布若縑雪巖巖離離姚漢富時
攔划田之注之駭心眩矚惟兩崖道蓋莽無駐足所游人病焉水東坡
上故有昆靈寺之後巖以橋州牧吳君撤橋之西壁而寫焉瀑之全
勢一攬可盡因顧曰觀瀑游人於是始大慊余以冬十月來坐斯橋而
坐獨有感焉中夏之水如江淮河濟率導源西北演迤迄於東南是
以自古用兵者由西北取東南由東南取西北難蓋高能馭卑而卑
不能統高形勢使然今大盈江經南面又南過干崖出用出蠻蕃
湘淮于南大金沙江循阿瓦城以入海而為水實為其源蓋中夏
之氣達於緬甸之美達之既久勢必與中夏合日者緬酋恃其峻遠
毒虜屢討弗共益傲然以爲水卜之其將隸於版圖矣於郡縣俾
我声教敷於南海曉然無可疑者迨君屬余為記遂書之榜諸橋
以誌游人云

按此文已采入騰越州志僅錄其勢必與中夏合日者以下一兩
錄因更錄之補考

游鷄足山記

余二十年前讀藏經云摩訶迦葉於世子入滅後持僧金襴伽衣入大
鷄足山誦慈氏下生異之已讀周氏復後記蓋蓋其境戊子入滇詢茲
山所在言距云南會縣才三舍會軍事亟不得往明年緬人降又明年
正月復定之由右副將軍祀部者書何公赴昆的會議善後事將还永
昌撤兵私念矣是願已二十年不可不償且云南縣距山甚遠乃假以
二十日自昆明行夕抵安寧州宿於進士段汝舟家庭有數石高五六寸
許琤琤穿透皆可置懷袖二十一日抵福丰晴二十二日抵廣通微雨二
十三日次呂合遇迤西道博君晰希明德以將陟鷄足山晰希喜致書
賓州牧屬痛輿從之二十四日抵普湘二十五日辰刻抵小云南是為入山
道乃折而西二十里經云南縣城出郭新柳初萌柔條綠如園畫菜
花豆蔻英香遍騰騰人家門巷俱引山泉環之四面層崖疊嶺及
暮紫翠半紫狀抵梁王山元憲宗平云南世祖封第五子慎極其地故
往之有梁王跡焉宿右初橋上大理守固君桑阿檄邑令以厨傳至
余方若若黎羹菽乳頗絕迨二十六日行三十五里抵賓州城矣

落居民僅數百家牧費君承祚吳江人教供具甚有而與夫未集弗能行
宿于書院點燈進酒以上元風景二十七日行二十里抵牛井街飯于蕭公
祠不審何神也後有許遜吳猛諸尊神像蓋江右人所建又六十里始
抵山麓夾道松陰如幄巨泉自亭下蓄石中奔薄而出合澗水下流過
雪陰橋俗名洞子孔志稱水从西洱河來又上教里有坊匾曰靈山一会又
二里許对面峭壁間有瀑如匹練下注方池是晚憩石鍾寺借范承勳山
志篝燈讀之窓外刁騷淒切疑為夜雨詢之乃知山溜觸激及樅松散
千本慘擦摩戛作声也二十八日晨起霧甚云寺里許漸开大覺寺
僧招晨飯策馬過寺甚幽寂方丈前小池終二尺許篆烟泉从地
噴云蓋泉自半下注勢猛過而激之奮迅上云乃成此如烟一縷高可
丈餘泉之拂松枝旋而墜如雨故一名雨花濟南約突視此祇應俗耳
飯畢過西齋山茶感牙傍有姜思庵詩石姜明監察御史与僧幻空
有墓志係偽隆武二年兵部現政進士曾高捷所撰云山門以杜逢明
柯坪十五里歷楊舖洞拾抵迦葉殿前為卧云橋塔窻見挿屏峰
蓋山中諸寺之祖廬也自是而上亂石縱橫不復可騎策杖步行西為

兜率菴過風天峰又西為銅瓦寺山勢益峻削菴壁出途誘名糊梯
行繞繞其間再上登四現峰則絕頂矣頂有金殿寺前有金殿之有
殿有殿最係的承历二年製庭中秋雪至春未融登寺後玉皇閣
別西域雪山積亘天半独云霧杳霭徐霞客所謂黄金佛塔也不可
指識也天風浩々心魂蕩然噫憩心而下至華首門仰眺挿屏峰
者石壁千仞直痕肉剥象園扉然即尊者入定之所又十數仞上現
观自在菩薩像下有眼药水及受记泉迨者僧生此瞻礼見余極感
者為愧余解白絹答之白絹者名哈达番人尚白相見輒以為祝故徒
其俗云折而下復至迦葉殿晚飯畢率嚴寺僧亦遣其徒來迎遂
往夕霏如雨嵐翠沾衣景物清嘉與云岩地右者覽寺後松云峰
襄夏久之会日未没復趣游悉檀大殿所奉慈氏像端莊園滿三十
二相不異其次補佛處也宜已登以观火藏經蓋天啟四年敕賜有
僧某誓因全歲不下闕者已五年矣昏黑还归石鍾山中大寺五石鐘
悉檀大覺率嚴傳衣一日游其四乃与僧约以明晨游傳衣二十九日飯於
石鐘畢云寺门指西南行松林下皆杜鵑也抵傳衣寺度前山茶一樹

花重合采以萬計殷紅眩目轉如藤皆晉之然而俯僧人以木承之蔭十餘席
云中門小池丈許紅魚數千頭游衍^澤云下广深不可測以是孕育者多遊
次乃万松菴園通寺小雷音寺万松正背松云峰幽靚独絕从此乃下山三
里復过靈山一会面視挿屏峰橫截半天晴恋不忍舍也晰希希東道
圖君以儀舟請渡洱海取道大理以归謀于山僧謂洱海多大風弗可
刻时日乃遵旧路午刻抵田院申刻抵牛井又抵賓州二月初一日行二十
五里至^金倉鸡村居民頗感过此為五就堪山山甚峻石礎礧礧确鼓武一
折久之纒二十里抵山脚有獐猥集舊令从者拾葦作飯之已循确下石
勢如前復行四十里抵赵州宿初二日晨雨抵龍尾关雨甚过天生桥洱
海水数道过从玉龙笑噴云其最急者敲如口霧并于涧寒^門以下至合
江舖凡五十里皆雪浪也暮风急甚上一小樓攏炉乃卧初三日晨復雨抵流
潭晴經大覺寺復雨遙望点蒼雪色及博南云气盪快心目过太平坡冒
雨行亥刻始抵黃蓮舖有以黃柑南酒餉者把酒聽雨破柑尝之味酸甜似
橙差大而園漢人呼为黄果云初四日晨刻次天井舖戌刻抵永平夜雨簷
声竟夕初五日微霄經山花桥抵樵木河宿初六日抵永平昌嗟乎余夢

茲山久矣今乃于万里外籃輦筇杖往踐其巔頂顧不伟与柳固与出有
宿緣与或謂人特患無^頂之既堅矣必获存以遂是願者佛力果然与岂以
余之顛連危苦天姑以是慰余而使茲是大觀与昔蒙氏授有六詔別封嶽
为五点蒼及高黎貢皆在焉此山不与殆以佛祖所栖未敢僭諸秩祀則茲
山之尊嚴超迥可想象得之也已余指菩薩頂下祀大迦葉影山僧數千指
为余讚佛余作偈二千言庸以闡演灵蹟摘发奧異属賓州牧費君
大書深刻於華首門崖下

按石涼当为石鐘

六賢祠碑

六賢祠在昆明五华山書院先是鄂文瑞公爾泰忌督云貴始擬書院以
茲多士院后有樓公去遠祠以奉公故又称西林學宮云先公而後任忌督
兼巡撫為楊文定公名時後公而任忌督布政使為尹文端公繼善陳文
勤公宏謀因次第祠之最後益以李公毅胡司業王公大岳王公盖先為云
南布政使故并祀为六賢夫此六公者声在日月之表而名位統岳牧之
尊方在滇也勵风俗興賢才普乐利惠及於數十府州而經文緯武勤

民侔國又率出於仁義忠直廉潔之為其間多有入踐台斗勳在史歲天下指
為鉅人長德是固非滇之所得私也然滇人之被澤最久且深而昆明近在所
治流風餘韻信於父老者迄今未沫並舉而尸祝之固其宜矣乾隆丁亥誠
嘉毅勇明公瑞奉命督視事展禮於祠下又二年今大學士誠謀
英勇阿公桂在滇親奉灌縣獻故祠之聯額皆兩公所書庸以志郑重
景仰之意然祀事之不舉凡二十年栗王刊剝漫缺傾側於塵坵中莫之顧也
予至俾縣者新之戊申二月十八日偕書院之長前廣東惠潮道倪君高甲云
南府知府蔣君繼勳署昆明縣知縣邵君倫清荐宰醴具遵豆命祝以告
諸生與祭者數十人咸歡踴躍喜盛典之復行也蓋滇省學宮之祀名
宦迄於康熙中葉而止諸公概未之與有司不克以歲時致祭方為時論所
惜故余復其舊非謂振功崇德庶以慰滇人士之恩焉余將事時李君朝
綸以教諭監書院屬其詳定祭器之數盥獻之節每歲於春秋仲月次辛奉
行又以昆明縣城南民房租息入於書院者取其餘以給祭祀用均揭之於石
俾後人遵守勿替且為官於滇者示之規範云以上見王祖
春融堂集

按陳公宏謀謚文恭文為文勤疑誤

王玉如

王玉如字清閣滇南人錢塘孫春巖觀察造室善畫工詩與春巖女云鳳云鸞相
倡和見西冷
韻詠

朱寅仲

朱寅仲自號造意道人云南人專學北苑得山水真趣見國錄
室鑑

白丁

白丁云南人畫蘭用水噴噴其細如霧筆墨之痕因象化去自成一家見書畫
紀略

錢澧

錢澧字南園昆山人乾隆進士官給事中精畫瘦馬為宗柳公權忠介敢
言道光元年崇祀鄉賢祠見明碑田
帝華記

八面觀音

八面觀音乃吳三桂孫女郭壯園之子婦也國朝世祖定鼎後取滇前明之
永曆在焉吳三桂等由粵西四川直入云南至省城而永曆已出阿瓦避去
緬甸矣三桂重賄得之縑于黔之貴陽三桂以功封平西王駐劄云南建起
府第于城之西隅第東有池名翠海今俗呼菜海子即其故址也康熙

癸丑三桂抗命僭號云攻長沙而死其孫世瑞建伯号洪化戊午討賊官
兵亦由粵西入云南省城蔡毓榮以將軍而为云貴总督昔城破世瑞自縊
所有家屬例应入官此園子妇亦在其列均繫於督署花園即世園故宅
造册後解蔡往園中查看見有美者二曰四面观音其尤者为八面观音
八面見蔡吸烟以獻蔡甚愛遂有隱匿之籍去其名而为己妾他俱解送
京師後事敗露而八面观音已經懷孕又不得不为送往行至中途而殞
蔡由是落職滇池以观音为最美種四面者前後左右無不美也此云八面
善美好非止四面而已也予遊滇聞其地傳說而述之見聞見
偶錄

曹學

曹學字行之雖太狂蜀人嘉靖初客游滇西精畫能詩卓書道勁居榆
之中和平日繫錢与壺置驢背遣入城市酒人知為曹之驢也取錢貯
酒復遣而归見歷代畫
史彙傳

張含

張含字懋觀永昌人年十六舉鄉試第一登進士仕至湖廣憲副子畫性
嗜學權貴造請者謝却之見畫史
會要

荔支

李東云南志土獠虫以采荔支販賣為業謝肇淛滇略臨安有二樹其一近北
山寺大可合抱一在王參戎壑僅六寸徑耳孰以三月形味皆劣於閩度百粵
風土記荔支色青大如楊梅肉薄核大味甜而不酸此固就眼之下者似不
僅為閩度所独有物今陽於市上者大來自度則佳者百不一得一二价亦
甚廉每斤不过百餘文古所視為美品者今則視同常品矣見平洋
閩華記

乳湯

孫可聖性殘忍恒割婦人之乳煮湯飲辨其味以中年婦人為最美老
姬少女之乳則以媼將士割後以荔敷之故所過多無乳婦人亦有先以
漬為漬其乳者或免此害人第知獻忠之是山而不知可望之乳湯也
其殘忍固以此一轍哉摘錄

薛大觀

昆明諸生薛大觀字尔聖能文章重气节永曆奔緬尔為導江曰不能
省城一戰君臣同死社稷頽欲走蛮邦以高法不重可羞即迺謂其子之
翰曰吾不惜七尺軀為天下明大義為古今留正氣汝其勉之翰曰大人

忠忠兒當死孝大觀曰尔有母在時其母适在旁歎之翰妻曰彼父母子能死
忠孝我兩人独不能死苟我耶其侍女鏡兒抱其幼子在旁曰主人皆死我
何以處大觀曰汝能死愈善於是全家赴黑龍潭死之大觀次女已适人避
兵山中亦於是日赴火死見粵音
館隨筆

點蒼山花

滇池無大寒暑花木多異點蒼冬夏積雪花又以寒毓者極清奇穠麗
之致近日山民搜巖剔穴悉入花市並可移置焉但皆俚語呼名不知珍異
茲擇其尤者為之名紫霞堆舊名馬鼻纒雙俗以綵結纒飾馬鼻間今
猶然花團藥似之樹高丈餘花攢十數房为一朵大逾尺深紅瑩澈葉藉
之如堆阜然易令名狀其光耀也碧瀝香舊名白花葉如桂而圍厚花純
白心蕊皆綠土人採漬蔬鷺之芼之如鸡臙然秀色濃香實異卉也因名之
以此淺絳雪俗名白花產深崖間花亦聚开而蕭疎離離葉如淺綠花嬌
紅濃淡如玫瑰名以此燕尽其色之異耳雪牡丹原名萃花花草聚柔薄
多瓣白色中有暈紅者若色者花头大逾盤葉長厚光潤可書產雪中密
林無隙为名牡丹始是肖其穠郁也樵人以為薪材亦昆吾之玉抵鵲乎惜哉

萃金種俗名山枇杷葉長大紫背花純黃房平闊可注酒因以名之玉翹之
俗名山龍花珠無味或以此枝婉婉似狀耶花如玉簪舒放者瑩白綠心參
差桂葉間香極清遠为狀其风貌以名之金凤翎舊在蜜蜡花之類厚圓
鏡累之如聚珠大葉纖長瑩淨可愛易茲名莖狀其葉也波羅花或曰優
曇則內典已言其开難值矣花六云大逾尺心圓鏡如華葉如貝多一种
花开香闻数里按波刺质多羅花一日熏衣簷蔔諸花皆不能及正与
此相符波羅与多羅無異耳見沙珠点蒼
山人集

甘文焜

睢陽杀妾浚人或議其忍不圖後世乃有仿而行之者甘文焜遼东人康
熙十二年为云貴总督吳三桂反致书貴州提督李本深慨慷数千言約
共操禦而本深以安順应賊甘知貴陽不可守(时总督駐貴陽)遂馳下
鎮远杀其妾以餽食士裝柁整兵扼隘而副将姜義先已從賊甘知事
不可为乃自縊于吉祥寺事聞贈兵部尚書諡忠果見眉廬
藪語

晋建甯太守案宝子碑一

宝子字宝子字同其名晋始有三安帝名德宗字德宗恭帝名德文

字德文會稽王名道子字道子殷仲文字仲文而宋之蔡興宗字興宗齊之顧
見遠字見遠梁之王僧儒字僧儒庾仲容字仲容江德藻字德藻北齊之
慕容紹宗字紹宗北周之王思政字思政遂相習成風至唐時尤盛如李璿
字璿張巡字巡郭曜字曜宇文審字審則以一字为名而字亦同之矣字子
在安帝時蓋亦致中朝所為耳晉有二黨自曲靖西南昆州曲軌晉甯喻獻安
甯距龍和城曰西黨自弥鹿什麻南至步头曰東黨字子為固人即今之南
甯府西黨也考太亨無四年元興元年改元太亨次年仍稱元興乙巳為義
熙元年時桓元之亂安帝蒙塵黨僻西南徼外一再改元始末知之耳漢無
漢碑當以此為第一

黨寶子碑二

碑多別体及假借字如少稟瓌偉之質稟作稟與後魏弔殷比于墓文作稟
略同水絮苜靜潔作絮後漢禮儀志曰三月上巳官民皆絮於东流水上穢
懷恪碑及郭敬之家庙碑絮矩作潔矩是潔與絮通苜短苜字但詩方
秉苜兮傳曰苜苜也爾雅苜苜草大都似澤蘭是苜訓苜逆借作苜字
道曰行草疑即尊字九峯唱於名嚮以峯作阜案阜字与懌繹澤擇敦

通音義與与阜通者然前漢地理志河南郡有成阜縣河内郡有平阜縣
而后漢晉國志作成阜縣平阜縣東觀漢記馬援傳曰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
軍印書伏字大外嚮城阜令印阜字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后魏弔比于墓
文翱翔之翔字偏旁亦作阜是阜即阜字異文嚮当是鄉但經籍所
見以鄉为嚮如曲礼則必鄉長者所視又請席何鄉爾雅釋宮兩階間謂之
鄉論語鄉也吾見於夫子而问知不可枚举惟以嚮为鄉則未之見永顯
勿剪以顯作顯集古錄曰後漢熊君碑其書顯字皆为顯郝閭頌之濕为
濕建威鄉侯刘靖碑隱作隱凡暴作累金石恒有海証隋光宸嚮璿璿降
作陷震作震他碑所無嚮音作嚮則繫辭其受命也如嚮莊子表然
嚮然前漢賈山傳天下嚮交均与此碑同官字字數及亦与張猛龍張
猛龍及李仲璇孔子庙驪山温泉頌三碑同馨隨風烈隨作隨隨昌
能赦赦舍作赦詩舍彼有罪周礼秋官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註赦
舍也前漢朱博傳常刑不舍是舍赦通用肅雍顯相周頌雖一章
論語作以雍徹王制天子曰辟雖兩都賦作辟雍史晨碑亦作雍雖与
雍通至於業旁加邑賦旁作水抱旁作木佐作伽幹作幹此則江式

表所謂世易風移文字改變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者也

甯州刺史邱都縣侯龔龍顏碑

碑立於劉宋孝武帝大明二年戊戌龍顏卒於丙戌為宋之帝元嘉二十三年
蓋越十二年碑乃立也碑云身六十一當生於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丙戌其義熙
十年峯秀才時為三十一歲當是寶子宗族寶子碑不書卒之年月然得年二
十五立碑於乙巳時龍顏年二十若碑立於寶子卒之年則僅長龍顏五歲
耳此碑叙其氏族頗詳謂叙系出班氏然後漢班彪之子固超超子雄勇雄
子始後未聞有食邑於龔者豈史佚之耶字多變体祝融之眇也韻求也
博雅遠也从目者从日仁功播於万祀又万葉云興萬作万說文萬蟲也無
万字惟廣韻曰万十干也然則万非數字當以万为千万字矣班朗作班亮
與班瑞於羣后魏封孔羨碑作班宗羨葉邑於龔以葉为采周礼春
官大胥入學舍采合舞鄭氏曰舍即釋也采讀为葉采可借作葉則葉
亦可借作采矣流薄南入薄當是泊流薄即漂泊也庾子山哀江南賦下
亭漂泊是也王充論衡气有厚薄厚治之薄作泊則漂泊之泊亦可作
薄廊聖之廊即鄉字邈冠顯於上京及仁篤顯於朝野二顯作顯與

室子碑同英豪英雄英哲三英字皆作瑛朱黻作朱徽容艱瑋於時
倫貌作艱與大公呂圭碑同儔作瑋門反靖之反即版字門版猶戶籍
也大雅上帝版之傳版反也首作反靖拱端右拱疑共字讀作恭釋名
恭拱也自拱持也共又作拱且恭有拱義故借拱作恭貫伍鄉朝義未
詳玩其文法貫當讀慣亦雅釋音習也伍當是午說文特也周礼壺涿
氏以牡犗午貫象齒而沈之鄭氏注曰午故書为五漢書藝文志有伍子
晉十七篇即伍子胥是則午与五通而五又与伍通貫伍鄉朝猶慣悟於鄉
朝以至左遷散騎侍郎也故下云退無愠色文云進無然容下云褒向
然烈休均作然集韻然美也和也喜也通作休忠誠簡於帝心簡即簡
与唐皇甫誕及褚河南書聖教序同鐵斧作越斧幢蓋作幢愷愷与
东林寺碑同蓋則偏旁加牛也構嘗作道嘗道与唐李晟碑同嘗
字非子云既蓄王資而承敵國之堂前漢高帝紀乘堂而運均
作嘗寇作寇从穴从爰猶教之作教也隔作峒魯語守封隔之山者
也說文作峒支遁詩息肩棲南峒亦以峒作隔寢疾作寢疾寢为寢
之古文变从穴喬作寢營州刺史高君碑啟法寺碑龍山公墓誌

均同殺作煞皇甫誼碑亦作煞集韻俗殺字廣韻殺或作煞慕作菊登山菜
石菜即采字乳耽碑躬菜凌瀟亦以菜為采碑陰志故吏名漫漶多不
可辨紙墨不同蓋非一時拓也

石虬亭記

光緒己卯二月之望自沅州還漢憇於竹王城三月十有五日乃秣馬西行
閏月八日凌晨由亦資孔行三十五里入漢界樹木坊曰漢南勝境逾坊行不五
十步有亭題以短垣前闢一門入門有階降階則巨石伏地天矯如虬石前
列老杉五株高可干霄石後有亭以石虬名左蔣綉璣一本時值花放燦々
若碎玉着枝亭壁有碑漫漶莫辨蓋亭之構自何人肇自何年已不
可復考矣予因思石離奇屈曲差異凡庸而好事者賞識品題遂美
之曰虬喬木以蔭之花以點綴之况夫瑰奇個儻之士見賞於人其所為游
揚而推許之者當復何如雖然惟石也故人知好之如其為虬吾恐畏之不
暇必將積畏生惡不持強方毒矢以賊之不止何好之云嗟乎天下之不
為彙公者几何人耶然則石以虬顯虬以石全虬乎虬乎無甯其為石也
故於過者亭也而為之記

石城碑跋

石城碑在云南之甯縣文右旋明政三年辛未即宋太祖開寶四年蓋段素
順之鎮長與三十七部會盟所立石也其人名及部落名皆蠻語不可解漢
中石刻如樊宝子及樊龍顏兩碑結字用筆猶有漢晉遺意此碑則
純是唐人法涪翁筆勢絕類此種以上見黃炳望
帝古堂文編

板橋驛

壬子歲謁陳桂堂於辰州是歲山水大黃望大小酉山風雨迷離雲煙
出沒可望而不可及嗣是捧檄赴漢陽會城四十里驛曰板橋宿焉食
後行出逆旅展眺忽見一岫撲前夕陽映之金碧輝煌落霞萬頃與
山一色蓋山皆石筍皆碧色又均嵌空瓏玲成此奇特石朝之萬笏
朝天與黃山之千株臨蕩均黃石且質鈍殊有仙凡之別晨起初暎乍
出芳成艷景戀々几不成行馬上猶回首數四後每逢遠迎輒留一宿其
與黃平之飛云洞亦相彷彿也

苗俗

黃陶菴先生百姓皆以王為愛也題文云殺人不聞以牛代若云南逸東

南極邊則此語殊未確矣苗民俗悍且蠢命業最多皆不办以目張膽呈於
有司曰恪遵苗例謹以牛充亦視牛家貧富之者至牛貧者對百不盡牛
也首曰牛头末曰牛尾中曰牛腰必以牛外則束縶牛也炊餽牛也甚或隻履
以牛也罄其家之所有而已當事者或繩之以法則大譁謂此儉非人情
我家不幸死於阿孤兒官掃糶牛以活故曰償名誅其人虽俎醢之於死
者何益於生者更何益安所謂償無已其分牛為贖以間執其口一牛折
金四或十或八則分防之云黃也上牯亦要以禁之不然免手固無辭屍親
必速抗業終不夕矣昔歲額薇垣以滇臬升此猶笑問此間情無此例
得無重勞業賦乎然此尚等入於畜若迤南边外更畜之不如騰威之
交有曰三角毛者剃其髮苗三絡作髻故名是人中之梟獍父母老則死
而食謂是龍鏡潦倒者吾見之惻然殊不忍藏之腹中庶得其所哉以
告父母父母尚強或丐徐之云尔至篤老則亦甘心作脯欣然就烹戚好
均分以杯羹或偶至病窶則群詈其不孝不可以為子不可以為人矣若
猛緬之以飲飼老卡藏衛之以屍恬河魚鳥猶覺罪可朱減矣羈縻
荒服王化之所不及聖教之所不通第彼一方皆隣西域而活佛亦復救

不得以乾瀟婆阿修羅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現人非人等身而為說法魔
王世界何時漸入皈依若近佛國俟父母死而食其屍不愧近佛之名哉

寶石翡翠文石

滇中物產與中土異者頗多自吾家鶴沙按察及張觀察泓吳開化大勳
各有紀載均已詳盡其最異者寶石石產井中立緬酋之祖墓旁紅者尤貴
藍次之紅之明透者以一丸置盞中注水其內則滿盞紅霞真玉椀感來琥
珀光也予曾見一拳重八兩餘索價萬金惠瑤圃尚書許七千不售
次則碧壘之老坑者其新坑者一年而滯二年而淡三四年如水晶矣虽
地不受宝亦由漸而殺乎翡翠出野人國蘊貢石中剖之乃得火者綦
難东川守蕭丈文言在滇三十年集成素珠一掛玲瓏過透玉潤珠圓
中惟七八顆尚江水綠者百餘顆皆鸚武羽帶而行日中青霞蔚起不
可睇眦料不必言即玉工已數千金云時福郡王督滇福晉得一手釧欲
偶之懸萬金終不可得以一石之微而糜費若此誠物妖也瘡土之奇珍
貧儒之雅玩庶几思州之文石乎補山相國督黔學時竟得尤者百想築
一竹室遍置水盆養之曰百一山房緣一規面幕皆像形黑質白章諸景

咸備最異者兩岸陡崖長松交蔭急峽中孤舟如駛上坐一人垂釣石不盈
二寸人僅一粟而鬚髮眉目彩如生絕似大痴痴富春筆意百規皆有贊
見百一山房稿中不具錄予運鉛在楚賸一盤七枚餘多碎錦紋不足異惟
一枚作一遠樹鴉枝四罩薄靄蒙之題之曰月中桂後為姚生仲常乞去又
周小漁守思贈予一器六枚中一枚作一塔七級頽然旁一日影雲氣聯之
儼然雷峯夕照也不知八千里外山靈何為后為清平階急索去至非翡翠則
在滇三年未市一物惟武定邱君贈女孫一耳瑠明燦可愛園不及半寸聞其
价已三兩又駱君以翡翠作黑子云南玉作白子贈惠尚書分餉予黑白
各一今亦以播遷失去若歸田錄所記翡翠能屑金一說則殊不然中云製
以為嬰則當宋時恐未必有此大料遍考諸書無有石同名翡翠者俟再
考

塑匠

塑匠之工以漢南為最蒙元劉壘之遺規也城隍廟未偏名匠像一堂首諸
葛忠武羽扇綸巾居然遺像肅清高也色孝肅進賢冠綵袍亦白面書
生較武侯稍戍削又次瞻思丁楮面無鬚鬣服式如豹璫又次則沐黔

國少年玉貌惟赤鬚異人又次則皆本朝名宦鄂文端亦秦陳文恭宏謀揚
文定名時阿勤裏里哀裴以宰宗錫暨尹文端繼善咸列焉像俱得其真
寫之肖甚中尹公尤妙一手按膝一手捋鬚呼之欲應若向人微笑者共謂三像
最佳葛公似仙色公似神尹公則似佛焉不塑李侍先尤見直道之遺今又
三十年不知尚完好否但色孝肅蒞滇不見正史當廣考之又亦為園通寺
塑列代高僧梵相與紫衣相间外域自一袒摩訶迦葉中土始初祖達摩世
庙時釋教大盛李宮保遣人於名利影堂圖歸其梵相則本之三才圖繪非
如今時之禪林羅漢掌伸臂裂胸作諸幼相也園通寺有柏二株高入云
真少陵所咏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土人云有蝴蝶朝王之異予
拘樓無但日日往觀六月望後即見柏杪漸有翔集者予本短視樹高物小
不甚了了積增至十九日滿柏頂皆白如梅花感開土人云南海者皆歸矣
至二十三則低枝曲幹亦稠疊合併無少間隙然皆常蝶殊非羅浮仙品
何所謂王也土人神之虽小兒女莫敢撲廿晨興往視則翠柏森然杳然
不得一蝶考六月二十四日為火把節段功被難之日或有忠魄殉於茲山此
栩栩者無乃碧血所化亦或阿禱主埋玉於此則青陵台外復為春駒添

一佳話曾借茂苑梅君作圖狀之藏於寺中

又見漁洋雜著有云六詔未入版圖時以逸少為聖人存蘋蘩菜皆主之予識
漢中博士頗聘詢之無知此故事後歷遊外郡儒釋均無祀右軍者點蒼亦
不甚精八法急續金裝以媚華陣恐未大然歸後考鮪琦亭集刻漢九曲亂
中第一曲亦名云南有逸少祠焉疑緣此傳誤又西湖上花神祠李官保不遠
萬里在滇之所塑佛像皆意態如生今茲經修改與復本來面目圓通寺
像能無恙乎以上見三
異筆談

按城隍廟所祀名宦首漢諸葛公次唐李德裕元賽典赤贍思丁雅斯拉昂明
沐英王恕周新清蔡毓榮王繼文楊名時石文晟鄂爾泰尹繼善陳宏謀
阿里衮福康安趙慎珍伊里布林則徐潘鐸勞崇光岑毓英漢唐代遠
塑者僅得其神近代諸公形容極肖頗足以勵風化而激瀾末俗改革盡
行取銷殊為可惜故并記之以為攷古之一助云

三世四翰林

本朝咸同已前祖孫父子並入詞林者晉寧李因培乾隆乙丑子翊丁丑
翊嘉友己未孫浩甲戌濱州杜場亨庚辛酉子受田道光祭未孫翰甲辰

翻乙未李杜皆三世四翰林而翊翰翻名皆從羽翺翔蓬花果應聯翅
接翼之祥亦奇見神譜

國子監司業廣西學政池公廟碑

南書房翰林池公以道光十三年視學粵西治事之日揭示十二府州學曰
生春奉命之日焚香告天俾吾此心有發微暖昧者罪及其身殃及子孫
令與生徒約必率吾教而列其条目曰立志曰修身曰治經曰讀學文兮子
目自始就塾及成學所宜為塾規二十四條按臨各州携所纂注朱子
小學數千帙教予生童之試優等及補學員者輒軒所至儀從簡然及
高試星旦啟門終日肅然坐堂上生徒呈卷於座輒指畫其利病言响
响若堯壘之師弟子者就而性独沈毅生徒有舞軒及涉他事或訟
於庭者必搗之法而不稍寬其質秀忽有文者或出迤邐必導揚溫拊
重飲饗之俸就学会城十二府州之士穰々至桂林書院至是塞不能容
乃別創榕湖經舍數十楹於榕湖之北居之試並經義論策詩賦延永
福呂先生蹟考之其造尤嚴錫極去得与焉踰年天下學政當更人
復道公任已又二年丙申以積勞致病卒公於燕間生徒進謁者必

以礼尊之学尝为锡拯言曰福章之学靡训法之学适必将明体达用而後居
则此有所守为深修砥行之学儒出则此有所为拯荷天下而不喜於无术
錫拯尝谓学政之官天子所以为木鐸之寄者也天下之治必先於士王公所詔
造之所不及者士有薰被则民从之学政者又士之羣仰而属焉者也天下之学
政皆以其人而治世不亦可致哉我朝承平百年四海雍熙膏泽醴美而教士
之效未详国家以羣经及宋儒传记著为令士皆诵习取科第而能体於
身心者鲜一为揣摩声场之文以期速化生致甄荣其间一二魁傑之材则之
擧率悦習矛盾自雄文词又其进而研手求训音勘駮左证互相标举见谓士
是举凡聖賢付道经世之書悉不问其大義存归而惟支词旁解是尚蓋
士学高且滿若此之天下之人材恶溘而不衰邪孔子教人之法由小学以入大学
由修身齐家以治国平天下儒先發明之者備矣粵西偏遠士不事风则錫於
简陋而澆染以干时好亦稀观於公教士之言士不可决也而有所向哉錫
拯受云知先而沐公教尤篤今公卒十年矣行能無状將無以对公九原鄉人
士念公勤为祠余闻而喜又惧若余者之感其德而忘其教故独著公端学
之要將揭於祠下为来者观焉公讳生春字叙芝又字菴度由编修擢

国子监司業卒年三十九云南楚雄縣人見說摩山

土司妻

廣西云貴多有土司虽有降罰屢分例不革職其廢弛不信者奏革後擇
其子襲之故俗謂土司曰鉄紗帽土家娶妻以五色璉珞感印为聘过门时
乃慰之項下謂之挂印夫人娶後印即章于其妻呼为挂印夫人梁高
榜以是之曰印榜民間稅契者例作千錢之外另折錢一百五十文名印色錢
即挂印夫人之花粉錢也見兩般秋雨

大理

戊辰山东寇殲卒未陝甘回匪靖癸酉云南大理年或感之海濱長国以困
之或指之边外痛勦以威之而大理介在西南陲歷年更久今中丞率提督楊
玉科等次第規取克奏膚功寰海其从此鏡清乎先是賊首杜文秀者初
由廣生指我訓導奔無叛志感幸初激江回以有蠢動某制軍馳信游
去施应黃言尽殺省城良回以信内应於是附郭游匪託名復仇擁文秀
別榜一幟占據大理府城自拟南越趙隨畫守滇西八郡練兵募士招集
疏亡凡成窳弊之勢乃大理為遠西邊会有蒼山洱海之雄通緬甸木邦

之利益負固不服者十有八年至勢窮感將自尽經賊党縛獻正法漢右始
平溯其兆亂之初祇因一二長吏輕聽妄殺貽害遂至於今昔林文忠公
之撫滇也祇令良莠不分漢回而人民悅服苗疆亦然見金壺

姜瑤

嘗我周觀察於智集載漢有孝子曰姜瑤其先江南人愛習我山水
築園於南河也漢遂家焉代有聞人而清可公尤善瑤父文柄詩人清可之
裔也性嗜飲每貿易得錢輒償酒債瑤痛母早逝事父先意承志竭力供
子職無缺娶趙氏生承宗承先趙故繼娶楊氏賢克相夫志相與操作養
親之費遠去久不歸音信闕寂瑤感甚乃誅妻子裹糧周尋遇父於元江
相持大慟勸之歸乃喜家貧折薪治園為養先儘父酒資見金壺晨出採薪
必挈壺置肆間反携酒刈蔬妻潔治以進間或因事偶滯疾歸妻楊已命
子取酒奉親美厥後家益貧父為露飲屢勸不聽命子承宗跪請曰孫力
能負薪柔吾父終衣食孫供祖飲裕如也祖非飲不樂采自若為翌日進山樵
探買酒以歸共酌飲翹日習以為常及親沒春秋祭掃父嘗飲壺存酒哀慟
墓前楊氏卒母子又娶閩氏生承澤聰慧能讀書有其先清可公夙承宗承

先力圖謹事瑤之五十壽終令人過南河稱其園為孝子園

劉梅塢

姚文變無異堂集載劉僖字武功號梅塢先生蜀之某邑人登崇禎壬子
科賢書就天官試得州大夫秩授漢建水建水為臨安郡附郭首州臨安守缺
公以司馬缺擢府事會所屬阿迷州土酋沙定洲襲破省城遣勁兵還攻
臨安公竭力捍禦凡三晝夜城中士弁內應不克守公預以少子付鄉人王之
蓋令急去遂與妻楊氏何氏率家人大小告天北面拜畢以序就縊一時署
中同赴義者男女二十六人公因喜曰閭室得死所矣遂自於堂楹之中位投
縲氣將盡而寇釋至及絕其繩爭抱而灌之逾時乃甦寇相謂曰公胡自苦
士帥素服公廉威令城下勿驚馬公家令胡淘室至此各解一縲者二十六
人皆已絕不復生公瞪目大罵以首觸水鋒血被面腹前奪寇所持刀欲
殺賊之怒遂反接之置室室中次日拔營去郡民踴泣奔視僕時劉父幸尚
在公曰吾守此土而不能禦寇致寇內變蹂躪吾室中且死義吾不幸
獨生豈符印竟庫俱無恙令百姓仍奉我約束繼朝廷聞而寬我之何以
對諸父老又何以對室中就義之二十有六人耶屬覓死左右護之甚謹公乘

聞封印綬遁去隱姓名於石屏山中旋落髮披緇深入云龍山独自性還童子亦
莫知所适茅時見衣袖為淚漬濕亦竟不敢言期望或於峯頂北拜跪泣失聲
如是者一年忽危坐禪榻數日呈不履地但飲水合許亦不言病一日忽踈跌坐口
占一絕句云風雨正連津南天仗劍人此身應已度花老故園春吟畢而沒時戊
子年五月某日

見曲園
瑣記

西洋記

明史宦官傳鄭和云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永樂三年命和及其侪王景宏
等通使西洋將士率二万七千八百餘人多齎金幣造大船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
六十二自蘇州刘家渡泛海至福建復自福建五帝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徧
歷諸番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懼之先後七奉使所歷凡三
十一國所取無名宝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費亦不貲自和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
感稱和以夸外藩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為明盛事云是鄭和之事在明代固
赫然在人耳目間光緒辛巳歲老友吳平希假余西洋記一書即敷衍此事作
者為羅懋登乃萬曆間人其書視太公封神元奘取經尤為荒誕而筆意
恣肆則似過之乃彼皆甚行而此頌不甚著者也文章之傳不傳若有故存

雖羊詒亦然歟平希曰此必明季人所為以媚權奄者余謂不然讀其序云今者
東事倥偬何如西戎即叙當事者尚興撫髀之思乎然則此書之作蓋以嘉靖
以後倭患方殷故作此書寓思古傷今之意抒憂時感事之忱三復其文可為
長太息矣書中却有一二異聞如術家有金水木火土五行遁法見於書者字
皆作遁此獨作團未詳其義又世俗所傳八仙此書則每張果何仙姑而別有
風僧壽元壺子不知何許人豈明代有此異說歟圖畫見閩錄孟蜀張素
卿画八仙真形有曰長壽仙者或即此風僧壽乎書虽淺陋而歷年數百便
有可備考証者未可草率諉過也

見俞樾春
在堂隨筆

亂定大疫

同治之初滇中大劫賊所到處殺人如麻白骨盈野通都大邑悉成邱墟亂定
之後孑遺之民稍之復集掃除積骸經營苦蓋時則又有大疫疾之將作其
家之亂無故自斃或在牆壁中或在塵土人不及見久而腐爛人聞其臭鮮不
病者病皆驟然而起身上先墳起一小塊堅硬如石顏色微紅扞之極痛旋
身熱譁語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諸匠束手不能處方有以刀割去之者然
此處甫割彼處復起其得活者千百中二而已方疫感時村民每于夜間

見鬼火數百數千成隊而行近之則聞鑼聲鼓聲鈴鐸聲吹角聲馬蹄聲器
械摩掃聲日夜并見有旗幟之家又往之有人忽然倒地如酣睡者越日而蘇
輒言有兵馬經過被其投去搬送什物至某處而返又或言令其荷送傳牌
牌上大書某官帶兵若干赴某處而返仰沿途供应如律友數日之後其所
言某處某處無不大疫矣疫起鄉間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則其左右十數
家即遷移避之踣於道路者無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閭門同盡比戶皆空
小村集中絕無人跡老子云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信矣馬星五觀察駟良
云南人為余說如此蓋其所親見也觀察又言咸丰八九年間李樹桂之不实
而反生王瓜楸樹本無實而反結實如豆好奇者收而藏之厥後疫起百病
不效或謂李瓜楸豆自古未聞天地既生此異物諒非無用或可以治此異
疾乎試之果驗而當時收藏者甚多不易得之者珍逾參苓矣近年
來久無此疾而李与楸之生瓜豆亦不再見於此又見天心仁愛虽大劫之
中未始不寓挽回之意也

活佛

云南姚州華訪山有活佛寺創自唐初寺僧常教百人忽有一行脚僧自

大理府鷄足山東衣敝履穿面目頗黧言語不倫若有狂易之疾主僧
姑留以托縶居數歲忽于歲除之夜夕向主僧求归且乞一力擔荷衣裝主
僧曰人方度歲孰肯行鷄足去此數百里必死一朝夕結達姑俟明日而
此僧苦請不已主僧戲指弥勒殿所塑天王像曰四天王皆同坐無事令僧
汝去何如僧曰唯及元旦晨起則四天王像竟失其一此僧亦不知所往感其
驚怪翌日聞人傳說距寺十里外普濟山上有一天王像走視之果所失也
乃就地立廟至今存焉此亦馬星五觀察所說觀察即云南人所說當不妄

此上見俞樾石台仙館筆記

應作來注以上見石台仙館筆記

麗江土知府

麗江土知府水姓其俗子稍長即置酒請父讓位父為期展舒大約五六
年三置酒例不得避父割飲服毒而死子即就教位

玉產

云南大理府出石屏其地者每勞民傷財載以饑人明李邦伯獨寓意
於道行詩有相思莫遣石屏歸當刻南中德政碑句

楊升菴逸詞

楊升菴在漢中歌樓妓館題咏殆遍廣莫野陰載王行甫得其題枝遠
詞四闋云醞造一場煩惱只因些子恩情陽台春夢不曾成狂度雨云朝
暝燕子那知我意鶯兒似喚他名消除只有話無生除去心头重省
倚醉深闌朱戶伴羞怕捧金觥背人彈淚繞花行唱盡新詞懶聽本是
為郎調護当初枉道無情英雄摩勒肯重生賤取佳人薄命 自有嫩
枝柔葉何須補柳添花低声呢語似雛雅腸斷东橋月下香霧清輝
何處春風今夜誰家五花嬌馬七香車趁此小乔未嫁 玉指管生弦滿
朱唇語顫声羞动人一味是溫柔為甚兩眉長皺不慣秋娘渡口乍禹阿
母池头口口太守最風流肯許鳳求凰否

白鳥

云南渭蚊為白鳥環湖多蚊而空珠寺独無梁元帝金楊子云荆州高齋
無白鳥盖謂荆州李姥浦無蚊也吾苏沙孟澤亦無蚊揚州廣陵驛对
岸一瓦屋三間絕無蚊而屋外天井不勝其多祝程美言海昌洋官前亦無
蚊李肇国史補江南有蚊母鳥夏月夜鳴吐蚊於叢葦間天都載江东南
蚊母鳥生池澤蘆中形类鷓而大黃白雜文鳴如鶴每鳴吐蚊一六升楊升
菴集云漢南有蚊母鳥即鷓鳥吐文特多因作逐鷓文此禽化也宋景
濂集云江南有子生潦水中好屈伸水上見人泳水去久則变为蚊此虫化
也塞北有蚊母草々茂而蚊变嶺南有蚊子木实為盧橘熟則皮绽蚊出
实空桐下聽然江南有江南蚊树类枇杷皮裂蚊从中出草本化也

特柯

特柯蜀地名郡葉夢得玉涧杂书特柯繫船符名華陽国志載杜預
襄王遣楚跻伐夜郎跻至特柯繫船於且蘭既克夜郎會秦夺楚之
黔中地無路可歸遂留主之号在王以且蘭有繫船特柯慶因改名特柯
魏晁記吳將朱然圍樊城遣兵於岷山斫特柯材潯陽記亦言郡西北有
一松於垂陰故敵傳云陶公曾伐此松吳晉間此語猶存今人但知郡
名絕無知是繫船筏也以上見
堅齋集

竹譜

漢南椰子文大令炳字叔明侨居吳門性嗜古能詩精考據旁通內典
及九流家言行楷規摹晉人寫梅竹、蘭石俱有法尤喜畫笑竹以為
独絕嘗仿司空表聖詩品著竹譜二十四品述古作法约为韻語傳作

也題画一卷曰墨禅條俎冬日題墨梅云雪到冰姿意便清四山日影射窗明天寒
誰助歸池共酒丰春初雪正晴畫松云何汲入夢兆丁巳飽歷冰霜飽撼風若遇
篆庭應一笑品題又在不材中見墨林
今法

裸狸

滇中裸狸有黑白二种皆多寿一百八九十歲乃死至二百歲者子孫不敢同身鼻
之深谷大箐中留四五年糧此裸狸漸不省人事但知炊卧而已遍体生綠毛
如蒼尾實成尾久之長於身朱髮睛金鈎牙鉸爪其攀陟崖壁往來如飛
攫兔豹鹿麋鹿為食象亦畏之土人呼曰綠瓢觀

穆真

自帕夏踞新疆杜文秀亦踞大理南北兩回國遙々相对文秀之慷慨不如帕夏
而內治過之窳位一隅歷三十年而後亡則以得人為之支柱故也先是慶陽穆
回人真者牧羊兒也閩中兵起真更其本業飄泊每歸閩新疆已建回國
國乃走新疆投帕夏麾下為走平英人揚恩哈班遊歷東中亚細亞帕夏遣
兵護之行真與焉揚恩哈班獨愛真灵敏遂留為從者入印度居三年竟通
英語且於英人治印政策皆知其大凡遂辭揚氏東出檳甸歸人山以入大理

途中再遇猛獸皆不死既至大理封人以為謀也檢其篋中復得蠻行書數十
冊以示眾皆莫解乃執之而送於文秀文秀與語奇之即用為參謀凡經營戰
守皆與籌謀真後眾發言陰探其長共推闡之多中窾要虽新造而投擲
出將將上文秀倚之如左右手回蘇馬如就與文秀有宿仇投清軍為之將
以餉匿使來乞糧且言與清將楊玉科不協欲為回人盡力眾以為詐真曰
渠詐否信不可知姑不妨姑應之而使終言其齋餉以杜即入其營宣布使
意匪即叛我其兵亦必感激不為彼用也且當明目張膽宣言之以間之於
清杜文秀謀之於眾之謂不死如就前此與文秀有隙文秀慕之次男至是
欲誘殺之乃遣使誘以就為言軍餉俱在令以親率來取如就觀使其目動
而言連疑有意拔劍刺之使共懼遂吐實如就為救使其而始為詎文秀時
中亦之我子累之而緬甸方亂真度文秀終不能以一隅抗天下乃勸之奔英
人以與清和歲時奉貢稱外藩而西收野人山人以圖緬甸但能得志於緬席
其米棉礦產之富不難構土重來也文秀稱子日久聞言頗不樂乃日漸疏
遠之其人代越南謀通瀾滄江航路滇西大警文秀集其眾議真請與法
訂攻守同盟結對等條約以兵助法而法燔火砲聘其將為訓練且以

使女自任文秀亦不許真欢曰國其亡矣謀去之會聞葱嶺已棄併於俄而西域
關隴之回勢皆日盛無可归又念文秀知通濡忍未決文秀侍人某得岑毓英金令
圍在真日夕伺之未得間也危人某受刘長佑賄謀殺文秀事先發侍人因諛
真同謀時真已度大理必不支方治裝去之印度而捕者至見其將行益信其畏
罪而逃也遂執之見文秀文秀不問即命殺之真為人短小精悍好以智御人其見文秀
自言为怕夏款矣使不言其為侍者也大将某勇敢使气恚其後乘居上揚言真
云身微賤才幹無可使其實第以惡辭恫喝非真知底蘊者真疑窺其隱故因
亦犯陷之死地其他作為多矣此以故輿論率不直真其在大理終身以賓師
自居未嘗受職故不免於間諜之嫌疑其被未也無冤之者見職因

龔檢討

昆明龔檢討俊嘉慶庚午未進士右署湖南藩司館選时尚未授室也散館後拾乞假旋里完婚
因绘玉堂归娶圖徧索都門題詠予为賦四绝云学士头衔署玉堂八耐花影
許回翔吹簫奉是神仙侶定向云中引鳳凰鹊桥初駕渡天孫百兩如云欲爛
門携得蘭台修史筆淺深时樣畫眉痕金蓮撒賜有光輝爭羨儒臣
異數稀室帳春寒熏睡鴨炉香犹記慈朝衣圍扇社裁五色云合欢曲裏

湖傳瀾漂陽嘉話阻國鏡前輩風流竟属君漂陽史文靖公錢唐教子才皆有
玉堂归娶圖

儂智高冢在大理

國朝陈鼎漢黔紀遊云狄青討儂智高史称智高遁金鼓衣而遁不知所終殊
不知其終於大理也今其宅遺冢尚存以上見禮部文彙筆初錄

金葉表

道光九年十月緬甸國王遣人进金葉表因奉天朝平定回疆生俘首逆恭进皇
太后徽号之詔謂服歡喜而某賀此为向玉珥無之事故云貴恙替代为奏進

趙良棟

平漢之役趙襄壯公良棟实为首功而操守尤不可及城破时諸將多取子女
玉帛公独誠所部營城外秋毫無所犯又訪得吳逆司瓮庫之人以藩宮簿
籍进呈於是諸將所乾没悉发覓而三桂竊姬二人一归將軍穆占一归总督
蔡毓荣者事亦上闻公独以瘴潦蒙聖祖哀獎盖公虽武夫居然有曹武
惠下江南气象矣

勞崇光

勞公毅公崇先宣力中外休戚堅反其升府滇粵尤為盤桓錫爵之遇先是泰西人
獲粵海番船逼五羊城前普葉名琛被劫澳忍依回以愴一死粵東大亂西人入是節
署及民屢文武交遜是佛山鎮會城空無一人公聞命亟程抵廣州從者得報公叱曰
非尔所知也為夜叩馬流涕曰吾奉天子命來為督府不入城將為往遂單騎疾驅
入西人志駭愕與營弁列隊迎洋酋情見公見之若無事者及議事則折以
理不為少屈明日商民復業者數千家西人莫測公所為公奪因退去其督雲貴也
云南漢回民方互鬥黠者煽為亂自署督藩忠毅鐸殉難沒會城為賊所踞守
土大吏徐之銘輩寢與為緣公自勦黠案拜總督之命馳抵昆明僚屬襄履俟
進止或尼其出入公曰吾常單騎入虞東島夷豈計視之憂如也豈傷叛賊哉遂
入城回漢軍民並郊迎如抵粵時既至陪席吏曰漢回仇杀乃械鬥案非軍務也
蓋开誠心安反仄武員中有持兩端者感忠蓋皆革面以功名自奮漢事始
可收拾賊乃漸平公嘗佩小印文曰忠信篤敬至是人亦益服其可行蠻貊云

以上見蘇
下御膳錄

李中丞

李中丞克棟嘉道間大吏也官川滇最久屬校邊績其為人豪伯儒者任館

戰時警校精覈為高宗所知一日代人撰日下舊聞考表文高宗亟稱善嘗為
云南山川地理圖二卷袁人圖二卷圖後各系以說又嘗擬修四川通志詳實不蕪
又嘗煇書以惠湖南嶽南書院之弟子又於江甯建長干橋鑿莫愁湖誌以詩
又築補梅亭於湖南節署以誌嗣美梁文定之名蹟宦轍云馳風流四映儒臣
亦如是矣

封翁政績

酉亭官兩江府近著尊君家望先生在署酉亭見重于制軍時征緬匪初竣奏
銷業繁長調在省清理積案奉署事件封翁料簡為兩江本係土司木氏為
土知府後改土歸流民皆廢些戾柔性蠶外來奸民往往詐謾騎斃土人因致
窮乏翁為鉅利弊土人得全生計士不知學文風鄙陋乃創建書院延外者
名士為師傅子弟爭自濯磨時出科甲土風一人有病舉家延醫故病者多死翁
具辛公義心諭々勸諭猶弗能革造當時疫滋蔓即擇一公所納病者雇
每室窮民為之奔走扶持且身自隱視俾人人得其所是病皆就痊家屬
感泣扶携而去此居不更其治高強勸農桑均徭役德履佚事々經畫盡
善故民不知府尊之恩但感封翁之德

以上見明
齋小識

滇中地勢極高

國朝陳鼎滇黔紀遊云自湖南廣沅以西皆自下而上至鎮遠貴陽俱上大山斗峻險絕之坡指不勝屈至定西嶺嶺在白崖西北白崖則在大理府之東南其地高中州千有餘里去天尺五黑夜星光照耀如晝天如覆金伸手可扞星辰身履地自覺憑虛至永昌騰越直如霄漢矣

大理即佛國

國朝陳鼎滇黔紀遊云唐乾德二年詔沙門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至開寶九年始歸其紀錄行程曰巍峯曰鷲足山曰優婆掬多石室曰王舍城曰鷲峯曰阿難半身舍利塔曰畢鉢羅窟以今考之皆大理古迹也蓋當日由西方行入天竺而轉東以述大理者即在滇南矣

水車

騰越近緬甸處四面皆山開墾後始有居民有徐四郎者乾隆間宅內平地地下臨潭云白鐵板堆成巨窟廣潤屋宇欲於山深處募人開墾田園慮無灌溉流渠有一線溪瀆統涓涓不多於是兩岸築土層之磊石相拒俾水不能直下蓄積成河溪流更急障以樹木因想何法可俾倒灌上田乃為水車輪大文律周圍斜繫竹

筒編架逆豎水中置有機突復成接水木槽長可三四尺輪達逆流即轉竹管吸水而上到槽而出順流於田晝夜不絕無須人力名曰水翻車而山畦高町竟無旱澇之災於石柵旁場園間建祠設醮數日而成後四郎及夢人語曰此處高邦都甚遠冥中縱有恩惠一時不能驟集及我等在此數十年受盡苦楚蒙君荐醮又設轉輪若再超度君可獲福四郎曰予之水車為耕稼而設何言轉輪對曰冥間聞君水車甚妙欲仿此式添造轉輪送十殿中去俟遠處冤魂早得超生四郎驚悟虔作醮事後夢前之某曰冥府已添造轉輪殿矣加以君之超拔我等罪孽消釋君之公德無量矣拜謝而出四郎壽至九十臨終遺訓令世世子孫祀佛不衰

雷彩霞段

昔年緬甸有事大帥督師征勦有州牧劉公北直人也才辦糧台携僕雷彩霞者年未二十貌如壯子房而勇如顧考叔人多以木蘭呼之一日大帥命其子沿途催軍糧令劉公值牲彩霞手執勁弓腰插強矢乘駿馬以从行至芒凡山霞縱馬先登遙見裸賊數十騎擁麻突至彩矢拂霞之揮袖矢落賊又發一矢霞隨手接之即其矢挽弓而發中項仆地騎駭反奔又抽服矢再發斃一騎餘皆

遁軍官見者無不驚異軍精行李得安抵營公子觀其勇而愛其勇美重賞以獎勵之多方以招致之霞曰下走賤職竟為公子憐然改事他人使舊主愛之落沙場心思若能代主叙功而加以秩俸得回任供職我祿當此不返公子喜過也遂照霞所教叙立功而告於父大帥列奏荐劉晉銜區署公子詠詩一首以招霞其詩云木蘭是汝與人識子足男兒螺黛勻我是愛一言安尔主也在踐約續前因霞覽之忽易短服掣佩刀直入公子營責曰尔乃將門子不能出奇报国偶遇推符縮頭戰慄效我奮衛險途迄於安吉所以為公子者至矣胡乃恣行不義思欲玷汚清白吾豈張好之龍陽君之流與遂以刀批公且前且却曰有追我者我即斷其頭如山中樵矣兩旁觀者如堵無有一人敢與之櫻者公子心驚胆落惟有鞠躬導罪息其感怒而已霞至營門已有青衣數輩控馬以待遂馳出營向众告别而去公子戒軍士曰此事無使大帥知也後復遣赴劉季詢之亦未見其返而竟不知所終此真奇士也今為賤役者惟恐無見愛之人得其愛而忘其身或藉此以成功名或恃窮而驕於世或固財以輝其身今霞之節不何不顧華貴之子不憚斧鉞之加衛主以成名掣刀以示義舒氣隱身莫蹤其跡是以崑崙之盜紅綃使郭令公默而不言者同焉

通海報

以上見
咫聞錄

孫何冲錄瀟錦江田十三家後奔云南今通海報其道製也見蜀

徐雲笈

徐公雲笈号峨峯云南晉莪人某科舉人以嘉慶己卯年署慈谿縣蒙公為人深沈寡言笑而精明果銳決斷如流民有訟者立時剖決以是矯俗之徒更不敢飾辭行詐蒞任未半載邑中凡於無訟云戴笠独行各鄉村遇有不恤者反署印密捕痛懲之由是鄉民見有盜者輒避避不敢前每充遁跡遠近肅清民甚德之公又酷愛儒術每月課卷經署中幕友閑宜必自以硃筆細加評議榜發必親至書院各諸生在院者誦論研究娓娓不倦德潤為院之遠虽始於貢云然非公雅三亦不克現厥成也公瘞患益毫不取於民去家時惟得邑人頌德送行詩數十首而已

劉韞希二則

景东刘韞希侍郎崑崙解組後寓居長沙絕不与當道往還亦不設時事門生故吏來謁者間一見之飲酒痛藝而已工書勁厚得魯公意時人以比錢南園求書者如其人不与去自署楹聯云願与不解周旋家飲酒難為不測姓名人休共同治初御史某劾侍郎刘崑崙崑崙順崑崙坐免崑崙不知崑崙先數年

御史父尚書某拒飲始共杯酒御史不知也他日相遇於戲園某發憤罵御史且斥
尚方前事御史慙噤欲引去崐奮起去之碗拂其耳羹酒染衣眾環救乃解久
之事殿上聞皇太后察崐無他復起用崐見履齋雜識

景朱刘侍郎崐曾學湖南時某知縣上書懇請以生員從教教友徇庇州縣無如
何請兩學生改隸有司德曾題之轉咨學政勅屬道行學友皆怨朱安教論李
元度嚴裝懷印將往固爭先生學政侍郎笑曰無庸呼華章咨云秀才从賊咎
在教友當易其人不當更佐州縣職在安民軍興以來民及从亂又將改隸何司
政學分家祖宗舊制即有該旨理直封還來文不能遂照德曾得咨慚笑而罷
見兩窓消息錄

王礎臣

無錫王礎臣名國祚之詩文好講求經世大略通天文地理奇門兵陣之學吳三
桂嘗辟置幕府察知三桂縱恣多不法辭去後三桂叛礎臣以策干總制蔣毓
榮謂賊不足平毓榮善之然不能盡用其策也而僧缺川者故与礎臣有隙構
蜚語陷之辭連毓榮後礎臣得釋而毓榮竟坐敗死礎臣薄游梁宋間不得
志亦死当三桂跋扈時礎臣嘗言彼耽逸乐無远志嗣子懦朝廷不召之必不敢

仙草

云南蒙自縣有仙草葉園枝細其葉乾之一二年蘸以井泉或气呵之復鮮茂
如故

鮎魚

云南東中有孟夏江產鮎魚食之日御百如故秉性極淫貴賤俱有數妻山中又
有旁蔓一乃圭終身於絕人道土人以飼牝馬不宦也以上見漢程記

陳烟齋

劍川陳烟齋識撰孔昌紀事二卷紀洪兵破鄂者情狀甚詳言皆看實不似他
人之專弄筆墨者又南游紀略二卷紀嶺南諸事尤多有裨風化烟齋与韓李
吳穎函觀察謂為莫逆交又同典兵江右日贊我机惜天不永年甫弱冠即死在
鄉之戰觀察利其餘稿附詩於後其送林雪舫秀才之楚云我到南昌郡逢君
向鄂州言尋九短簾去山一孤舟野甸迷芳早空江急乱流片帆行漸盡落雁數
声秋斯人虽不以詩傳而其詩亦正自可傳也

乱詩

滇南龔高臣言其家向設乩机純陽真人時降筆有某孝子時父死乱軍瘞於叢塚孝子負骸無所泣禱於乩机乩文不動高臣撰詩示之云文陽隱之照前村為尸吹烟一抔痕何處是伊埋骨處紫蓋花下好招魂孝子得詩默忘其語來年於鄉前波羅村塚上有紫花處掘之得骨焉並檢鑰匙一束回家其鎖悉開傳為殁時身佩之物因是得驗人以為孝感云亮臣時向余誇之余曰此与風吹落葉等耳安知默之中不有鬼在君腕耶亮臣以為然

愚偏

愛鐵道人傳

愛鐵道人逸其姓名云南人也少時曾為郡諸生明亡即棄家為道士冬夏無衣褲惟以尺布掩下体不火食所食者瓜菰蔬果滇中四時皆暖雖腊月有鱖物故道人竟辟谷性愛鐵見鉄輒喜必膜拜向人乞之頭項肩臂以至胸背腰足皆懸鉄行路則錚々然如披鎧自号曰愛鐵道人久之言人禍福多奇中愚男女皆以神仙奉之而道人亦遂以神仙自居更号曰愛鉄神仙嗜飲市人爭醉以酒妇人持酒与則傾潑不飲或詰之則厲声曰若不聞高聖人云男女不親授受乎於是神仙之名四走有不远数千里來問吉凶时道人寄跡破庙日环绕门者数百人道士大怒罵曰我何神仙我貪酒花子耳知底吉凶汝輩來问我即擊鐵撒之眾乃散与蜀中銅袍道人張困善銅袍者聯銅片为衣而服之者也故号曰銅袍道人嘗携杖头鉄与爱鉄飲於市醉则歌鸣々大恸而後休甲寅乱二人不知所往

圆圆傳

圆圆姓陈玉峯歌妓也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崇祯癸丑歲總兵吳三桂慕其名齋千金往聘之已先为田畝所得时圆圆以不得事吴快之也而吴更甚田畝者核宗妃之父也年老矣圆圆之度流水高山之曲以歌之畹每击节不知其悼知音之希也甲申春汛氛大熾懷宗宵旰憂之度寢食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畹進园之园々掃眉而入冀邀一顾帝穆然也旋命之归晚帝时園師將與截輔矣帝急三桂肘平台錫蟒玉賜上方託重寄重守山海矣亦慷慨受命以忠贞自许也而寇深矣長安富貴家胥皇皇晚憂甚語园々园々曰当世乱而公無所依福必至曷不歸文於吴將軍庶緩急有藉乎畹曰斯何时吾欲与之縶縶不暇也园々曰吴慕公家歌舞有时矣公鑒於石尉不借入看後玉石焚时能堅閉金谷耶去以此請當必來無御頌晚然之遂躬送吴觀家乐吴欲之而故卻也強而可

至則我服臨筵傲然有不可犯之色晚列蓋感礼盖恭酒甫行吳即欲去晚屬席
至適室云群姬調絲竹皆殊秀一妓妝者統諸美而先众音情絕意嬌三桂不覺
其神移心蕩也遽命解我服易輕裘顧謂晚曰此非所謂園之耶詢是傾人城矣
公寧勿畏而擁此耶晚不知所答命園之行酒園之至席吳語曰卿乐甚園
小語曰紅拂尚不乐越公矧不逮越公者耶吳領之酣飲間警振踵矣至吳
似不欲行者而不得不行晚前席曰設寇至將奈何吳遽曰能以園之見贈吾當
保公家先於保國也晚勉許之吳即命園之拜晚擇細馬馱之去晚爽然無如何
也帝促三桂云矣三桂父督理御營名驥者恐帝聞其子載園之事府第勿
令往三桂去而闖賊旋拔城矣懷宗死社稷孝自成據宮掖宮人死者半逸者
半自成詢內監曰上苑三千何無一國色耶內監曰先帝屏声色鮮佳而有一
園之者絕世所希田畹進帝而帝卻之今聞晚贈三桂三桂留之其父吳驥第
中矣是時驥方降闖園即向驥索園之且籍其家而命其作書以招子也
驥俱從命進園之自成營且喜遽命歌奏吳獻自成感頹曰何貌甚佳
而音殊不可耐也即命羣姬唱西調操阮箏琥珀已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
抵耳酸心頹園之曰此乐何如園之曰此曲祇應天上有非南鄙之人所能及也

自成甚嬖之值遣使以銀四萬兩犒三桂軍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而一佞
者至詢之曰吾家無恙耶曰為闖籍矣曰吾至當自还也又一佞者至曰吾父無恙耶曰
為闖拘繫矣曰吾至當即釋也又一佞者至曰陳夫人無恙耶為闖得之矣三桂拔
劍欲策曰果有是吾從若耶因作書告父略曰兒以父蔭待罪我行以為李賊猖狂
不久即當撲滅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側聞聖主宴駕不勝皆裂犹意吾父
奮椎一去誓不俱生否則刎頸以殉國難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既無孝寬
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父既不能為忠臣兒安能為孝子乎兒與父決
不早圖置父鼎俎旁以誘三桂不顧也隨設秦庭之泣乞王師以勦巨寇先
敗之於一片石自成怒戮吳驥併其家人三十餘口欲奪園之園之曰聞吳將軍
搃甲東歸矣徒以妾故又復興兵奈妾何是惜恐其為王死敵不利也自成欲
挈園之去園之曰妾既事大王矣豈不欲从大王行恐吳將軍以妾故而窮追不
已也王圖之度能敵彼妾即褰裳跨征騎自成乃寤思園之曰妾為大王計
宜留妾緩敵當說彼不追以報王之恩遇也自成然之於是棄園之載輜重
狼狽西行是時也闖胆已落一鼓可滅三桂復京師急覓園之既得相与抱持
喜泣交集不待園之為闖致說自以為法戒窮追聽其能逸而不復問矣

於受王封建苏台營鄺鄺於滇南而時命園之歌園之每歌大風之章以媚之吳
酒酣恒拔劍起舞作發揚厲^臨之音園之即捧觴為壽以為神武不可一世也吳
蓋受之故專房之寵數十年以一日其蓄異志作漁蒸陰結天下士相侍多出於
同受之謀而世之不知者以三桂能學申胥以復君父大讐忠孝人也曷知其乞師
之故蓋在此而不在此彼哉厥後尊榮南面三十餘年又復浪沸潢池政勞權伐跋扈
挾妻同歸歿滅何足以償不子不臣之罪也哉

以上見實
州志

段皆山

云南段皆山所青溪七律云秦淮烟水接青溪一片香風隔岸吹花艸畫樓
不捲柳穿酒舫扇相親湘南舊宅鄰桃李玉粉新聲變竹枝渡口往來船不
斷有人深拜小姑娘祠

王青池

滇南王青池又蓮咏盆蘭四絕云風撲清香透碧紗瑤階百箭長蘭芳美人
含笑為余道一歲曾開五度花折花替髮索題詩翠袖慙慙劝玉卮賞鑑
自誇原不爽買來還豈未開時花光四照客狂歌滿座坐蕭雜綺羅客到
此時狂不得好花詩難並好花多別却相如伴翠蛾素心犹似想嚴而較

勝开与庸奴看倘入朱门可奈何

以上見實
州志

馬悔齋

先生諱汝為字宣丞悔齋其号也（見先生詩）先生使西鳳翔人明洪武中其始
祖諱正輔从西平侯沐英定云南以軍功世襲臨安千戶教習至如麟避明
声之乱迁於元江遂为元江人再傳有諱駉者即先生父也初元江永明季凋敝
地僻而俗陋士大夫家鮮藏書學無師承駉則讀書學古自奮首補博士弟
子員（以上見文秀）子三長汝翼次即先生次汝明駉嚴教諸子課以經史古文
患郡無良師俾越三百里从建水名宿段尔际遊更遠先生取友四方与昆明
王思训石屏陈沅文最善同受知於南东謝春載濟南吳克菴兩學侍有國
士之目先生以清康熙壬午舉于鄉未成進士選庶吉士有檢討歷元三朝
國史方輿路程三館纂修（以上見文秀馬君墓誌表及
先生所書文昌祠額之辭）學行為上所知飯肉一時推
重（見文秀）乙酉兄汝翼弟汝明同榜鄉荐己丑御試滿漢書先生俱拔第
一辛卯典湖南廣德試号得人以外差缺款十名俾補國子博士（見文秀）甲
午迁大理寺右寺副持平有聲（見文秀）尋奉父諱南归（見文秀）服闋起用
補貴州銅仁府知府治声甚著（見元江州志）解組归以桑梓風教為孝之（見元

學 卜築叢桂山莊以終老焉（見先生才高學博）善詩文（見真錄）
書法右軍與雲之山秀漢趙鼎聖燕帝趙玉華少章稱漢中四傑（見真錄）
令人得其遺墨競頌之著有悔齋詩集（見州志）咸亨中保藏書燬於兵（見真錄）
（勳小）子四仕珩（仕遺傳）仕環仕璿均府廩生仕琰附生（見馬氏）先生集

劉璿八分

草堂初蒞茲郡於童試中得劉璿於名考中得戴聖哲劉璿後至五年
王藩使冀異呼入使署寫八分今藩署花廳壁碑五字書院碑近桑浦
碑皆整石八分書漢江祿勸縣生炎劉璿書江此人且榻之以歸而還於人
此祿勸以來所未有者惜字以醉隕也十步之澤必有秀草無人級之則亦
萎於燥風而露中苦何從知之

送耳來

送耳來者身異額之侍姬所作也姬大理人尋君家漢納之乾隆庚子
辛丑間失友將北返時君在者城念姬少勿俱北致訊遣姬之回書啟
函視之則斬焉雙耳也乃大驚其詞曰君令將北返不与兒俱回兒誓
从君去先送雙耳來君感涕乃送俱歸

趙忠愍

五雲內性京師適有自滇郵致趙忠愍漢畫像者乃為之歌奮虬鞭靈仰
雲开美妾朗照黃金台萬里區封忠肅去重驛催送忠愍來云云按厚志
但稱趙漢昆明人端方有勇力由舉人守勸泉白蓮教倡亂盜蜂起謀率
勇士平之又於上元夜設劇張灯誘賊入密調勇士以銅鎗去殺賊擢御史
甲申賊陷京師聲譟罵賊死然考康熙中段洛川所錄正氣歌乾隆中
吳鉅百峯嶺有趙忠愍公漢謚詩則侍御固以卷戰死者也五雲詩自說
公二子長从德隨父殉難次从耀而滇趙秋各錄表忠記云十九人詔賜謚獨公無
人疏請於朝則豈固初諸公早知侍御之忠烈矣段洛川詩特表其峯戰
節百峯詩且著其戰死時首已斷猶植立以缺想從德亦送戰而死者也
明季昆明有二忠烈一為馬乾以川梅死難見明史忠義傳一為趙謚明史
遺之至乾隆間傅公為詩奏請賜謚更先於有傳者矣節詩見於別裁
集而歸愚先生註之云趙侍御名謚云南人當流賊破京師卷戰而沒云云
蓋先生登朝與傅公同時故選節詩入別裁以表之晴川以侍御比文山為
死燕市耳殊不倫五雲比以于忠肅此亦無心之牽涉而乾隆四十二年

漢人忽傳于忠肅為漢省都城隍官民奔走奉國若狂至今猶然也則
五雲所云萬里還封忠肅去累驛驛送忠愍來豈其有先見耶善像者
任棠村也表侍御者必合三詩始備洛川綠正氣歌云侍御精靈耀金碧
心如日星氣如霹靂槍撻地羽書彤項挂皂囊手戈戟於時畿甸烟塵昏鼙鼓
縱橫蛇豕屯團營十萬直兒戮肉食公侯皆閉門吁嗟先生猶卷戰賊奴突
矢明光殿裂皆磔髮虬髯張揮戈指天天意變明支大厦不復支龍鬣何
處臣追隨寶刀已缺鉄石碎腥風濺血飛階墀部百峯詩云劫火燒天百川
竭但見乾坤日流血滄人夜半開九門百萬黃巾擁丹闕君王披髮殉山河寧
執全軀就班列大臣命重小臣輕勁草何知疾風烈一呼卷戰千人靡身首
分餘立如鉄但教心与赤日懸肯惜身随天柱折故合三詩以補漢志之缺云

易隆珠蟹

戴生聖哲說易隆河一人曾得一物如牛肺眼滿於身此何物耶草堂曰此珠
蟹也眼即珠也眼滿於身則珠多價不貲矣取山海經与閔之生归以語其人
悔極終年嘗之究不得也

農部瑣錄

草堂居祿為農部瑣錄一書恠之奇之無所不備其同年歐陽伯康每疑之
謂彼中果有此佳山水耶得非妄為點綴以炫於人耶答曰君試請台符會
目往勘之得破鉢出宣君能笑曰果有此景境前胡不聞笑曰前誰不聞無
筆力述之耳天台至孫興公而始聞蘭亭至王右軍而始聞赤壁至坡公而始
聞赤壁在江邊今古往來無稱者王元之一代龍門謫守齊安稱竹樓而不稱
赤壁者近千年尚存而竹樓竟無存故但論文之工拙且不必問地之舊有
無况幸有地猶存求景之虛實耶且恨眼前有景道不盡耳猶疑道過
及於民而為地者以名而為人物傳以名不即吾之德也
其實耶人誰不愛名吾無德政乎吾之名亦即寄於其間歐公大以為然至其
權元謀日淺即作華竹新編以著元謀編六日即成時已去元謀也元謀諸生
張紳楊淮梓行之雨松楊公春岩許公交重其書以為可敵閩中人物志此
草堂之以撰著盜名宦也

两头鹿

戴生又言有猎者日暮於鷓鴣河畔見巨鹿两角上有鵲巢之内有赤蛇跪
而飲於河猎人射之忽不見其人归至家遂死此何物也草堂曰此所謂两
头神鹿也非两角鵲巢乃鹿之两首非巢去赤蛇乃鹿口舌由昏暮見之

不清以首為鵲巢以舌為赤蛇耳神祇食毒草以利人人不可犯犯之宜其死矣
事載華陽國志及西南夷傳

百福圖

卓堂于役回祿功山城無大紙命侍兒粘小紙大幅以縣印百篆為大祿字積
於故紙堆近十年甲寅春移成材檢廢紙將尽燒之見此幅不忍燬也乃慎之
而懸之云谷為題云浮云點過東蒙主故紙堆餘百福圖却笑劫灰埋不住星
光依舊照天衢諺人蔽障左徒冤瓜蔓抄時百不存應識此圖神鬼護為
尚餘福與兒孫老來幾个是天人尔我跳空學祿神捕下文昌星活現粘連縷
篆有精神祇寫渾淪百福全不苛斗不斤斤如何北斗神君秩計石猶拍鼎二
千某公養廉萬多支一季臨去不還官亦神之君神也猶堪作天候古耶

昆明四草堂

昆明有四草堂默齋草堂在城內東大街如意巷也拾卓堂前在三牌坊今
移城外胭脂巷大可山人相期拾瑤草也異草堂在四牌坊朱布衣得異人傳
授醫術蘭本草藥也金碧草堂在城外三元街陳仰山所开以奉板輿默
齋懸牌巷口本堂自製道地文料貨真價實可色回祿換不誤主顧與山人布

衣之牌同而金碧巷口則大書醫字不懸牌

以上見檀萃
滇南清話

雲南劉按察使

劉公宏道字志甫号華山萬歷癸酉舉京兆明年遂成進士授惠安令潔廉
有声时有丈田之令至誠推腹民不忍欺於是伏田尽出在惠五載兩入覲無
能办裝奏最選二科給事中时东南織造繁兴水利湮废公疏請朝是為減行
袖之半專遣御史一人巡行水道公侃々发行無所避亡何竟以直忤出令山东事
值歲大禱道瑾相望公議蠲振所全活以萬計地方盜患策畫勦治公曾旋
紉堇之督郵使者先是即符來還弊滋冒濫公為嚴給發覈破冒約歲省千
餘金儲以備振嘗署臬篆所平反冤獄釋重辟二十人五年陞浙江叅政先是
轉餉大臣例不屑細事持文法大体而已鷓弁胥吏因緣為奸公莅以精敏有越
法者以三尺繩之紉澹独为天下先矧当路有修郗者竟远公萬里得滇南公一履
其地随以入質行投檄乞归公既致仕則杜門卻軌葺讀書地於濠南以老令
惠时邑丞某戇觸上官証以賄置獄公首白其寃而脫之同安侍郎某居鄉思
橫不法被旨勘问公尽法嚴詰至失直指心不登荐刺其為給事論劾叔相
私人竟以此得外徙居楚有同官李某才嘉績著与中丞不相能中丞属

公拾其短公反具治行以对中丞由此銜公滇南之遷中丞在要津實
陰中之公卒不知也口不臧否人物遇田夫牧豎必与均裕壽八十餘
而卒

見續名賢
小記

